

砸“墙”开“门”。在进行居民意见征询时，反对率为零。在实地勘察最合适的破门位置时，“睦邻门”设置的位置，本来是小区的一处死角，堆着旧冰箱、破塑料等垃圾，杂草丛生、难以通行。国定路第一小区的老党员们主动请缨，花了四五个半天，用三轮车拖走了10多车的垃圾，终于打扫出了空地。

最终，这扇门被命名为“睦邻门”。2019年3月28日，“睦邻门”正式通行。开门当日，居民们自发准备了很多苹果、橘子，把寓意着平安、吉祥的水果送给每一个穿过“睦邻门”的邻居。这就是“睦邻门”的1.0版本，虽然只是在围墙上开一扇门，却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

“睦邻门”开启后，创智坊的居民买菜、接孩子、去养老服务点，每次只需要步行3到5分钟；国定路第一小区的居民们去地铁、商场的距离，也从以前必须骑自行车赶路，变成了步行可达。即便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睦邻门”暂时关闭了，但两边的睦邻情还在延续。创智坊小区隔离对象的新鲜蔬果，正是由国定路第一小区负责人采购来的。

为进一步放大“睦邻门”的辐射效应，五角场街道计划打造国定支路党群服务一条街，目前正在积极听取周边居民区、菜市场、学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以满足周边居民区对老年活动室、便民服务点等的需求。据了解，此次改造将以党员群众需求为导向，在老旧社区集聚区建立一个“集约化、开放式、共享性”的党群服务驿站和四个党群服务微空间，在改善市政设施的同时，融入党群服务元素。

“睦邻门”开启了两个小区的睦邻情，走出家门，“步行15分钟设一个睦邻中心，每个睦邻中心拥有不少于10个基本服务项目”。经过十余年的创新摸索，杨浦走出了一条全领域、

延吉睦邻中心外景。



全局性、成体系、成规模的“睦邻家园”建设之路。

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是杨浦区首家睦邻中心，至今已有11年的历史。延吉新村街道位于杨浦区中部，住宅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公房为主，居民多为普通工薪阶层，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十分突出。

作为建成居住区，街道辖区内大中型企业较少，没有多余的闲置空地或厂房可以利用。于是，街道经过调查摸底，通过租赁、收购、共享等多种模式获得场地资源，并按照社区十分钟生活圈的标准，将区域内17个居委会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片区，各建一个社区睦邻中心。此外，街道还在睦邻中心里设立了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延伸点，居民可以就近办理35项社区事务。

以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为起点，杨浦现已建起60家各具特色的社区睦邻中心，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个睦邻中心，基本完成“1510睦邻服务圈”构建，助力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睦邻中心成立至今，各种群众文化团队在社区里不断涌现。在引入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的同时，一批居民骨干也逐渐登上社区舞台，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服务的受益者、活动的接受者逐渐转换角色，成为社区建设的参与者。

微更新中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在一个理想的社区生活圈中，从孩子到长者，从社区居民到就业者、经营者，社区中的多元主体，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社区发展的共同愿景与共同行动中，并在一个包容、温暖、共生的社区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前述的几个案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身影：社区规划师。

2018年1月，杨浦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探索“社区规划师+社区微治理”的联动机制，邀请12名来自同济大学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一一对接辖域内12个街镇，规划师们走进小区和弄堂深处，发挥专业能力，定期与所相对的街道进行沟通，将专业的设计力量引入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和公众参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是四平街道的社区规划师，他告诉《新民周刊》：“原来的社区改造主要是围绕项目本身的建设过程展开的，可能项目结束就结束了，有了规划师制度后，参与城市更新的主体更加多元，规划师把自上而下的项目要求跟自下而上的需求做好对接，项目实施变成了社会参与过程，工作方法变了。”